

# 獨子

史岱凡·奧德紀  
Stéphane Audeguy 著  
嚴慧瑩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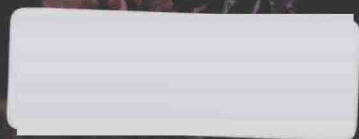
Fils  
Unique

我應該恨你。然而，我立刻就愛你了。沒有任何原因。

但這並沒有減輕我的妒忌：

你生下來十五天之後，我絕望地發現

我不再是世界的中心。



∞小說無限 020

# 獨子

史岱凡・奧德紀◎著

嚴慧瑩◎譯



貓頭鷹

∞ 小說無限 020

## 獨子

作 者 史岱凡·奧德紀 (Stéphane Audeguy)  
譯 者 嚴慧瑩  
企畫選書 謝宜英  
責任編輯 許家菱  
協力編輯 王 玉  
行銷業務 張芝瑜、李宥紳  
校 對 魏秋綢  
版面構成 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封面設計 小 子  
  
總 編 輯 謝宜英  
編輯顧問 陳穎青 (老貓)  
出 版 者 貓頭鷹出版  
發 行 人 涂玉雲  
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
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 
劃撥帳號 19863813 / 戶名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讀書花園  
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 城邦 (香港) 出版集團 / 電話: 852-25086231 / 傳真: 852-25789337  
馬新發行所 城邦 (馬新) 出版集團 / 電話: 603-90578822 / 傳真: 603-90576622  
印 製 廠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初 版 2013 年 5 月  
定 價 新台幣 280 元 / 港幣 93 元  
I S B N 978-986-262-146-2

### FILS UNIQUE by Stéphane Audeguy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200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© 2013 Owl Publishing House,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有著作權·侵害必究 (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)

♥ 想分享讀後心得嗎? 請上貓頭鷹文學部落格 <http://owlblog.pixnet.net/blog>  
有機會獲得神祕小禮物哦!

讀者意見信箱 owl@cph.com.tw

貓頭鷹知識網 <http://www.owlsls.tw>

歡迎上網訂購; 大量團購請洽專線 02-25007696 轉 2729

目次

推薦序

阮若缺

5

第一部 童年

15

第二部 巴黎

85

第三部 法國大革命

149

∞小說無限 020

# 獨子

史岱凡·奧德紀◎著

嚴慧瑩◎譯



貓頭鷹



目次

推薦序

阮若缺

5

第一部 童年

15

第二部 巴黎

85

第三部 法國大革命

149



## 推薦序

阮若缺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

這是一部想像的自傳體小說，敘事者為大名鼎鼎的十八世紀哲學家讓雅克·盧梭的哥哥——佛朗索·盧梭（François Rousseau），本書以盧梭《懺悔錄》第一冊第五章的一句話為楔子，讓大家知道讓雅克·盧梭並非他們家的獨子，其實他有個哥哥，一個在父親眼中不成材的哥哥。在歷經了千年一遇的浩劫——法國大革命後，他在蓋棺論定之前，不吐不快，想替自己翻案。

作者以第一人稱書寫，但不時向讓雅克（也就是他的弟弟）表達他的看法：《懺悔錄》中的謬誤之處：《愛彌兒》只是烏托邦的幻想；責怪天才老弟應為後世負責，因他令他們模仿他「愚蠢的理論」，以他之名做了許多壞事而喪命。史岱凡·奧德紀（Stéphane Audeguy）以仿十八世紀騙子無賴描寫流浪冒險和淫蕩生活的一連串故事，筆調流暢直白，口無遮攔地批判宗教，表明寧可信人也別信神。當然，馬西曼·聖封是佛朗索的啟蒙導師，他從這位伯爵那兒學習到同性愛初體驗，閱讀了不少淫書，並練就一身口若懸河的嘴皮功夫。此外，作者不忘借佛朗索之口，表示對薩德侯爵的同情：他在惡名昭彰的巴士底監獄二十七年歲月裡，遇到薩德侯爵，從多次交談

中，學會了哲學思辨；並詳述兩人如何挖牆，把《索多瑪一百二十天》這本經典禁書手稿藏好，日後又如何將它「偷渡出獄」。

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尚有老公爵的戀童癖及殘忍的性虐待；囚犯遭火刑的秘辛；典獄長強姦弱小的嘴臉；佛朗索拿貓做活體實驗，目的是為了製造性愛機器；行刺國王者受五馬分屍酷刑的下場；巴士底監獄長被暴民千刀萬剮、割斷喉頭的慘狀；老百姓情緒沸騰，不滿行刑太短暫沒看頭……這些混亂場面混淆了所有人的價值觀，所謂的公平正義老早被血淚淹沒了。佛朗索以薩德的思想做結語：歷史證實薩德的悲觀與極端，有其道理。

再者，奧德紀曾從事電影業，他對感官的刻畫，入木三分，在暴力方面以視覺為主，從若干插曲可見一斑；而在幾場性愛場景中，則改以嗅覺喚起感官印象：「如此溫柔，讓我從來都未察覺牙齒的存在」、「這個肉體和杏仁奶的氣息是我最初的意識」、「昏暗中她身體移動，灼熱流汗的肉體氣味衝上我的臉」、「湊上嘴吞嚥這灼熱帶著麝香的果實」、「生蠔比最新鮮的女人陰戶氣味還有滋味」……皆描寫得令人印象深刻。

作者於二〇〇七年榮獲雙叟（Deux Moutons）文學獎，替聖傑曼大道注入一股十八世紀狂放不羈的氣息。<sup>\*</sup> 在本書中，亦提及當時女性主義和女權運動功敗垂成的始末，究其原因，可歸納為男性視女人為點綴品，從未正視婦女問題，認真為女性設身處地，而往往以一句『現在有比

「女權」更急迫的問題待解決』來帶過。原來女權並不等於人權！這毋寧是法國大革命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口號下最大的諷刺。

閱讀此書有股欲罷不能的亢奮。除了內容精彩緊湊，具私密性，又有為大時代歷史創傷見證的情緒，作者也對宗教、人性及對公理正義提出反思，這些都勾勒了法國十八世紀的社會氛圍，它是部兼具知性與感性的作品，值得推薦。

\* 「雙叟」和「花神」咖啡都位在聖傑曼德佩教堂和聖傑曼大道的路口處，是巴黎文人雅士常光顧的聚會場所，除了咖啡飄香外，思想開放，百家爭鳴的氣息亦繚繞其間。



「總之我哥哥混得太糟糕了，他逃得無影無蹤乃至於完全消失。一陣子之後聽說他人在德國，他從未寫來隻字片語，我們從此也再沒他任何消息，我就因此而成了獨子。」

——讓雅克·盧梭，《懺悔錄》第一冊第五章



昨天，法蘭西共和國萬眾一心地將讓雅克·盧梭的骨骼移厝到原名聖吉納維芙教堂、今日改稱為萬神殿的地下聖堂裡。觀禮的群眾極多，和這位偉大人物的身分相稱；但是在這廣大擁擠的人群裡，沒有一個人知道著名的讓雅克有一個兄弟，也參加了盛大的移厝典禮，這個兄弟就是我。

法國是個敬重思想家的國度，但是要等到他死後，方可讓同世之人免於閱讀這些思想家作品的痛苦。倘若我在萬神殿前現身，以幾個石破天驚的證明來揭露我的身分，大家應會祝賀我、奉承我。群眾喜歡偉人也有家累，這讓升斗小民覺得驚訝、讓凡人感到慰藉，但我什麼也沒說。我寫下這些文字，並不期望有人讀到，也不擔心沒人發現。我決定和你說說話，讓雅克，稍後我再解釋原因。

我最後一次看見你，是十八歲那年，現在我已將近九十歲，有些事必須跟你說清楚。和死者對話，是老人的特權，以我這把年紀，享有的特權並不多。今日張三李四都自認有權談到你，視你為法國大革命的耶穌，我又何苦避免談及你呢？多年以來，大眾以你的名字為孩子命名，餐盤上畫著你那聖人般的臉龐，人們甚至崇拜你擁有慈母般的愛國情操、讚揚你轉而關心國家崇高利益的神奇轉化、傾倒於你對植物學和音樂的造詣。

自然，沒有人讀你的著作。讀來何用？我們的法國大革命似乎已完成了你的夢想。就像手牽

手圍成一圈占卜的人讓逝者說出的話都是活人想聽的，一個國家用的方式則是慶祝儀式，或許這也是國民公會之所以花大筆錢挖出你的骸骨，將你從一七七八年以來慢慢瓦解的身軀抽離溫柔的巴黎郊區，並將之緩緩從艾蒙農城搬到巴黎的原因。

像我這樣一個從不愚蠢地懼怕任何神祇的公認浪蕩子，坐在那些恐怖統治的劊子手們把善良的盧梭神聖化的最前排座位，可不是種諷刺嗎？不過諷刺已經隨著舊時代死去了。我之所以在看法上有這個榮譽位置，並非因我是鼎鼎有名的讓雅克的哥哥，而是因為我是巴士底監獄的元老。我坐在看台上，看著你的殯喪隊伍沿著盧森堡宮殿的柵欄緩緩前進，走在一條過度裝飾的街上。馬車上安置著一座你的雕像，頭上還頂著一尊醜陋得嚇人的自由女神像。我們這小小看台插滿旗幟、坐滿有頭有臉的人士，對著一七六〇年開通的蘇弗洛街，好長一段時間，從看台上看過去，我覺得你的靈柩好像一動也不動，事實當然不是這樣。整條街上瀰漫著一股無法解釋的屍體氣味，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擁擠著想看你的那群貧窮、骯髒群眾所發出的氣味——就好像群眾死了，但是像古老童話故事所敘述的鬼魅一樣，他們並未察覺到自己已經死亡，也沒有人告訴他們，四周的氣味惡臭難聞。

兩天之前，我參加了挖掘你骸骨的儀式。在你忠誠好友吉哈丹侯爵的大宅園裡，你的屍骨幾乎完整無損：一七七八年死去時，你的屍體葬在一個挑高的墳墓裡，蟲子沒辦法侵擾腐蝕。你的

屍身乾得像一把柴，拿起來放在裹布上時碎成千萬片，最後放在那雄偉的骨灰罈裡的，其實只是一小把骨頭、風乾的皮膚和一些一觸即碎的頭髮。

你死於法國大革命之前或許是好的，這個革命是如此依仗你的名聲，讓你沒頂，時而令你淹沒在一大堆阿諛、諂媚、噁心的奉承裡，時而陷你於所有斷頭台灑下的血海裡。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跟你形容這個革命帶給我們的跌宕逆轉。你光是想像一下，我們現在所處的十月份，都將不再存在。拜法布爾·德格蘭丁那傢伙所賜，一年十二個月份的名稱都改掉了。我以前跟他很熟，一個即使被稱為詩人也是蹺腳詩人的傢伙，見風轉舵、出賣國家的騙子。他創的那套月份，從霧月、雪月到熱月、採收葡萄月的「法國共和曆」一笑掉人大牙。不只如此，這高蹈派的投機份子像狼一樣嗜血：去年九月，巴黎居民因為懼怕和仇恨衝入巴黎監獄殺死成千上百監獄囚犯時，法布爾·德格蘭丁非常贊同這個舉動。現在情況是怎樣呢？幸好，四月份，公安委員會決議把這個可惡的拙劣詩人送上斷頭台，然而還是保留了他所創的曆法，所以似乎連年月也違反了常規。雖然我絕對不是感懷舊時代的人，卻對這個轉變感到絕望。

1 一七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雅各賓黨全國大會上確定的曆法，廢除原來由教宗確定的曆法，改變所有月份的名稱。